

今生相伴 纳兰全词

谁念西风独自凉

他是一个翩翩的富家公子，他是皇帝身边的一品带刀侍卫，他是一个深情主义者，他是一个执迷于怀旧的人。让我们一起深入被王国维称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的情感世界，看他辉煌的光环背后，那忧伤、憔悴而落寞的身影。

梦江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0N12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念西风独自凉 / 梦江南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1.1

(今生相伴纳兰全词)

ISBN 978 - 7 - 5613 - 5364 - 6

I. ①谁… II. ①梦… III. ①纳兰性德(1654 ~ 1685) - 词(文学) - 文学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8469 号

谁念西风独自凉

作 者 梦江南
责任编辑 焦欣波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5364 - 6
定 价 2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458072 85458068(传真)

纳兰:到底是谁心中的痛

穿梭于茫茫人海中,忙碌之后,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两件事:一是喝喝茶。不管这茶是好是坏,喝,不过是一种状态;二是读读纳兰词。读那一颗深情而无悔的心。

他是一位翩翩富家公子,是皇帝身边的一品带刀侍卫,是一个深情主义者,是一个执迷于怀旧的人。让我们一起深入这位被王国维称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的情感世界,看他辉煌的光环背后,那忧伤、憔悴而落寞的身影。

我不知道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在读纳兰容若的词,我更不知道,有多少人通过他的词,读到了他的心。但我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品读这位清朝初期翩翩公子的队伍当中,读他身后无边的寂寞。我常常说,纳兰、晏几道、李煜和秦观,这是四个极品男人。这四个男人,都是深情的人,都是不愿意忘记,且执意于铭记的人。

有人说,后人皆学李后主,唯成容若得了万一。我想,这万一,可能就是情真意切地抒情。没有一点伪饰,没有一点虚假,而是自然真切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在我看来,纳兰容若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也许就是捧出了他那颗深情的、无悔的、忧伤的、绝望的、知冷知热的心。很多事情,也许正如纳兰容若所说的那样:如鱼在水,冷暖自知。

也许,正是纳兰的这种真切,才让一个又一个人喜欢他,才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

纳兰容若,在我看来是一个真正的贵族,在这个到处充富人的时代,有几个人是真正的贵族?一夜也许可以成就千万个暴发户,一个真正的贵族,也许百年都不能修成一个。这就是贵族和暴发户的区别。

纳兰更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伤心人。他拨动自己敏感的神经,站在脆弱的心灵之上,甚至是站在洁白的灵魂之上,在一个个用泪水凝结的文字里,发出一声声哀哀切切的深情吟唱。仿佛他就是那只杜鹃,一直唱到啼血为止。

纳兰容若,又叫成容若、性德,字容若。他是康熙十二年的进士,皇家一

等侍卫，一生淡泊名利，重情重义，爱人则全心投入，对友则肝胆相照。这样的痴人，以情为马，奔驰在北京十七世纪中叶的情感荒原上。没有人看见，他那落满风尘的身影中，他那憔悴的脸上，滴落着无尽的深情之泪。纳兰，在岁月深处已经把自己爱成一种伤。

与其说纳兰死于寒疾，还不如说，是死于无爱的悲痛和绝望。人性寒凉，可是，纳兰一直是一个内心有暖的人，而这种暖渐渐被这种凉冷却。纳兰是一个需要爱的人，且一直是一个全心为爱的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了爱，他就是那只瘦弱的飞蛾，义无反顾地扑火。

清朝初期，宋词在沉寂数百年之后，一度中兴，焕发出奇异的色彩。这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直让人难以理解。一个业已衰竭的文化品牌，经过元、明两朝孜孜不倦地埋没，突然卷土重来，异彩纷呈，之后，又随着纳兰容若昙花一现的背影渐行渐远，终于步入最深的沉寂。

那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三十一岁的纳兰容若，用他短暂的一生洗练成一阕绮丽而悲凄的词，生如夏花，绚烂而短暂。忧伤像闪电一样照亮他的眼睛，大量的几乎无法克制的悲痛，组成了凄楚沉郁的底色，他被置于岁月的边缘，然后，以一个华丽的定格，暗喻一个真正的奇迹。

夜风很冷。隔着遥远的时空，打开纳兰词，这是一种暖。人生不能没有一点诗意，否则，生活的质量就会下降。我常常在孤独的夜里，打开纳兰词，和他一起相互取暖。因为，我是一个伤，纳兰是另外一个伤。在我看来，打开纳兰词，就是打开了纳兰的心，就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情感，通往泪水，通往真实的世界。

如果可以，请打开这本书，我们将带着你进入纳兰的情感世界，让我们一起品味纳兰那凄凄的情怀。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情为爱伤过的心，那些为朋友两肋插刀、肝胆相照的人。希望纳兰的这些系列书，能带给你阅读的价值和意义，帮你从纳兰的光泽当中，看到真实的自我的需要。

愿纳兰那颗为爱伤痛的心，安息在众多读者阅读的感动之中，安息在众多被感动的读者的泪水之中。愿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坚持走到最后，拉着彼此的手，数着彼此头上那落满时光之雪的发，把自己数成一枚清澈的泪。愿所有的人都能关注自我真实的需要。愿所有的人，都能幸福。写到这里，我自己黯然泪下。请原谅我的柔软。

梦江南



目 录

人在小红楼〔菩萨蛮〕	1
弹指韶光过〔菩萨蛮〕	3
夜寒惊被薄〔菩萨蛮〕	6
临风泪数行〔菩萨蛮〕	9
人在玉楼中〔菩萨蛮〕	11
妆薄铅华浅〔菩萨蛮〕	13
相看仍似客〔菩萨蛮〕	16
樱桃一夜花狼藉〔菩萨蛮〕	19
无语问添衣〔菩萨蛮〕	21
相思何处说〔菩萨蛮〕	23
小立恨因谁〔梦江南〕	25
万水千山何处去〔减字木兰花〕	28
知道今生那见卿〔减字木兰花〕	30
十年青鸟音尘断〔少年游〕	32
欲写两眉愁〔诉衷情〕	34
人生若只如初见〔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	36
寄愁何处好〔谒金门〕	39
心字全非〔浪淘沙〕	41
暗忆欢期真似梦〔浪淘沙〕	43
曾是向他春梦里〔浪淘沙〕	45
莫笑生涯浑似梦〔浪淘沙〕	47
倚楼谁与话春闲〔浪淘沙〕	49
待寻闲事度佳辰〔浪淘沙〕	51
待寄芙蓉心上露〔南楼令〕	53
总是别时情〔生查子〕	55
东风不解愁〔生查子〕	57

绣被春寒今夜〔昭君怨〕	59
画船人似月〔临江仙〕	61
重看一半模糊〔临江仙〕	64
几回肠断处〔临江仙〕	67
此恨谁知道〔虞美人〕	69
为伊判作梦中人〔虞美人〕	71
忆来何事最销魂〔虞美人〕	73
燕子怜长叹〔虞美人〕	76
十年踪迹十年心〔虞美人〕	79
曲曲柔肠碎〔虞美人〕	81
人似当时否〔鬓云松令〕	83
余寒欲透缕金衣〔醉桃源〕	86
曾照个人离别〔转应曲〕	88
仰见明星空烂〔鹊桥仙·七夕〕	90
寻思常自悔分明〔鹊桥仙〕	93
难道多磨更好〔鹊桥仙〕	96
尽意凄凉〔青衫湿遍·悼亡〕	98
无限伤心事〔青衫湿遍·悼亡〕	100
怕见人去楼空〔百字令〕	102
魂在梨花〔沁园春·悼亡〕	104
瞬息浮生〔沁园春〕	108
几番空照消魂〔东风齐着力〕	111
几回偷拭青衫泪〔于中好〕	113
一片伤心画不成〔南乡子·为亡妇题照〕	115
一种烟波各自愁〔南乡子〕	118
风定却闻香〔南乡子〕	120



目 录

欲寄寒衣转自伤〔南乡子·捣衣〕	122
可怜人掩屏山睡〔踏莎行〕	125
不是舞裙歌袖〔踏莎行·鹊桥仙〕	127
可怜生〔踏莎美人〕	129
燕归花谢〔红窗月〕	132
遥知别恨同〔南歌子〕	135
玉郎经岁音书远〔天仙子〕	138
人南北〔天仙子〕	141
薄霜庭院怯生衣〔天仙子〕	144
此恨何时已〔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146
辛苦最怜天上月〔蝶恋花〕	149
垂杨那是相思树〔蝶恋花〕	153
吹梦成今古〔蝶恋花〕	156
袖口香寒〔蝶恋花〕	158
人生那不相思绝〔蝶恋花〕	160
来去苦匆匆〔寻芳草·萧寺记梦〕	162
一缕缕残烟袅〔秋千索〕	165
药阑携手销魂侣〔秋千索〕	167
惜花人共残春薄〔秋千索〕	169
好景成担阁〔茶瓶儿〕	171
争教清泪不成冰〔好事近〕	174
莫问花前事〔好事近〕	176
愁向风前无处说〔山花子〕	179

人在小红楼

窗前桃蕊娇如倦，东风泪洗胭脂面。人在小红楼，离情唱《石州》。

夜来双燕宿，灯背屏腰绿。香尽雨阑珊，薄衾寒不寒。

《菩萨蛮》

“桃蕊娇如倦”是双关语，写花亦写人。

唐朝诗人温庭筠曾作《春暮宴罢寄宋寿先辈》诗：“斜掩朱门花外钟，晓莺时节好相逢。窗间桃蕊宿妆在，雨后牡丹春睡浓。苏小风姿迷下蔡，马卿才调似临邛。谁怜芳草生三径，参佐桥西陆士龙。”

白居易曾作《后宫词》：“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春日里，细雨绵绵，恰似缱绻不尽的思念在潮湿的空气中弥漫，不只桃花褪了颜色，她脸上的妆容与唇上的胭脂也被泪水洗落。一样的心事，两般心情，桃花埋怨雨水太多，它怎知词中的女子念想与恋人在一起的欢乐？桃花被洗去了娇颜，它怎知词中的女子犹记得碧桃花影下，与相恋的人两心相倾、共许一生的情景？桃花在细雨中潸然泪下，它怎知词中的女子犹记得茜窗之下，她相恋的人曾无数次悉心拈笔，为她将双眉轻画？

那个女子，在思念和牵挂中踏上了小楼，唱起了《石州》。这是乐府七调之一的商调曲名，凄怆哀怨，孤寂凄凉。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曾作《代赠》：“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东南日出照高楼，楼上离人唱石州。总把春山扫眉黛，不知供得几多愁。”

短暂的青春能有几度？可是对你的想念却依旧！苔痕下，有你曾经留



下的脚印，可是如今却已模糊。我静静地坐在小红楼里，朱帘半卷，看楼下春色喧闹，看粉嫩的桃蕊在濛濛细雨的浸洗下，苍白了颜色。

词中女子想念她的恋人，小心地询问他，你可曾记得小楼上你我相拥的那一个个黄昏？你可曾记得小楼下你我共吟处那绿荫莽莽的芭蕉？你可曾记得小楼内午夜的琴弦上你我共弹的那曲《凤求凰》？你可曾记得当时你我相望，小楼外的花正浓、月正圆、酒正香？

此刻，桃花绽开，双燕归来，你是否日夜想念我这张如桃花一般倦怠的笑容？你是否随双燕归来寄予我一份归家的信息？我看不见你的脸，听不到你的声音，只在那双燕投射在屏风上的影子里，遥遥地想你。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形容宫女们梳妆打扮的盛况时写道：“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白居易作《闺妇》诗：“斜凭绣床愁不动，红绡带缓绿鬟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而今，这双燕投下的影子，使我流泪更多，使我失意更重，使我房中这架斑斓的画屏寂寞更深，使我窗下那一树树的桃花随风雨悠然飘落。

这一切，带给我更多的惆怅与叹息。这一切，在辗转之间，如同黄昏一般轻快地掠过，我已倦，而夜很快就到来，我只能随往事深深！

这绵绵的细雨淋漓了一天一夜，不尽的心酸从未有一刻中断，你曾经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而我却只想与你相聚，分分秒秒都不分开，任凭世间万事万物在心中隐去，红尘沧海几番不息。

与你生生世世相爱，嫌光阴太短；与你朝朝暮暮相对，愿时光更长。那烛火已燃尽，细雨也将停歇，我多少低回的叹惋都将化作火中的灰烬，雨中的尘埃，风中的泥沙。我将继续在这漫漫的长夜失魂，在这无止境的等待中增续离愁，我希冀每一个午夜梦回时，远方都能传来你如我一样的深情，如我一样的询问：薄衾寒不寒？薄衾寒不寒？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自己经历的事，唯有自己最明白。这其中的甘苦，别人怎会完全了解？同样，从纳兰性德的一本《饮水集》里，我们只懂他的情历，只能碰触他的疼痛，而永远不会真正与他同感同受。他的神来之笔，纵然将诗词写得再凄切，也无法将内心的伤痛完全倾泻而出。

弹指韶光过

新寒中酒敲窗雨，残香细袅秋情绪。才道莫伤神，青衫湿一痕。

无聊成独卧，弹指韶光过。记得别伊时，桃花柳万丝。

《菩萨蛮》

中酒，谓喝醉了酒。南宋词人吴文英作《风入松》词：“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瘞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残香，指将要燃尽的香。宋朝诗人赵鼎作《雨夜不寐》诗：“西风吹雨夜潇潇，冷烬残香共寂寥。要作秋江篷底睡，正宜窗外有芭蕉。”

残香，也可指残存的香气。唐代诗人孟迟作《长信宫》诗：“君恩已尽欲何归，犹有残香在舞衣。自恨身轻不如燕，春来长绕御帘飞。”

纳兰的“残香”，一语双关，既表现在燃尽的残香中想念伊人，也点明因相思而感觉空气中沾有她衣上那淡淡的香。

几回清冷的雨，秋天倏然来到了。我不得不在袅袅飞升的青烟中哀伤，思绪因此沉沦，心底因此飞花，这很像与你分别时，我的泪如泉涌，肝肠寸断。

日子如流水滑过，对你的思念总如这绵密的雨丝，一点一滴，洒落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里。自从与你离别，你那含愁哀怨的眼神就时时映在我眼前，盈盈的泪光就常常和我潸然而下的泪水一起，打湿了我的青衫。

青衫，古时为学子所穿之服，亦可代表学子、书生，也泛指官职卑微者。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时曾作《琵琶行》，有句“座中泣下谁最



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后明朝有剧本《青衫记》,写白居易与元稹赴京应考,双双中榜,分授官职。有一天,刘禹锡邀白、元二人到名妓裴兴奴家游玩,白、裴一见钟情。席间,白居易典当青衫,开怀畅饮,醉后宿在兴奴家。不久兵乱,长安危急,兴奴赎出青衫,与母逃难。白居易上书违旨,被贬为江州司马。兴奴偶然中到了白家,结识了白居易的两个小妾樊素和小蛮,于是,兴奴送还了青衫。又再后,兴奴的母亲贪图钱财,把兴奴卖与浮梁茶商刘一郎为妇。兴奴辗转到了江州,泊舟江上,独对江月,自弹琵琶,感伤身世。恰值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同饮舟中,惊闻琵琶声后,白居易将兴奴迎来舟中,感及往日,泪湿青衫。

全剧以白居易的青衫为线索,典衫、赎衫、携衫、赠衫,而以泪洒青衫作结,故名《青衫记》。青衫成为白居易与兴奴爱情的载体,而纳兰此词亦借泪洒青衫,隐喻这弹指数年中他与所思的佳人之间的无限故事。这无限的故事,都化为了青衫上的点点泪滴。

本为喝酒驱寒,却因为酒而更加想念心中的佳人;因为更加想念,却在不知不觉间喝醉;因为喝醉,更加重了内心深处那份无奈的感慨。或许,在纳兰心中,不管光阴如何寥落,不管桃花如何巧笑春风,不管往日的甜蜜情景已逝,不管柳丝比情长的岁月更遥不可觅,他都会永远袭一件青衫,在风雨的岁月中把所爱的人一直等下去,他想念着,他盼望着……

即使再等下去,也无法抹去纠缠了半生的情伤;即使心已生出苔藓,心血已干涸,而华年依旧灿烂。

且借这晚酒醉,泪湿青衫,再一次对你说,不管年华如何凋谢,我都依然记得,你在粉桃翠柳的美丽中,与我依依相偎,情难了断的痴心!

我虽然可以在明媚的春光中斩断一切爱恨和牵绊,却终是不能解开你在我心底的纠缠,终是不能躲避心底这一场又一场凄凉的苦雨。这些雨,就是你的眼泪,这些雨,也是我的眼泪。我们的眼泪,再一次交织在一起。我心爱的人,你可知道,与你相拥的那些梦、星辰、长风、烛火,那里才是真的我,真正的纳兰!而今宵梦醒,韶光已过,凄凉的淫雨,都是我对你的思恋,无怨无悔,心无旁骛!

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

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这弹指间，人间多少楼台歌榭成为断壁残垣？这弹指间，尘世多少倜傥风流遭遇雨打风吹？这弹指间，缕纹的茜窗内多少清纯少女的欢声笑语失去？这弹指间，水波荡漾的心湖多少次晃碎了你离别的背影？这弹指间，我又能留住多少韶华、圈住多少缭绕的残香，而将你最令我心醉的一面细细描摹？





谁念西风独自凉

夜寒惊被薄

萧萧几叶风兼雨，离人偏识长更苦。软枕数秋天，蟾蜍下早弦。

夜寒惊被薄，泪与灯花落。无处不伤心，轻尘在玉琴。

《菩萨蛮》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妻卢氏。这一年，卢氏刚满十八岁，端庄贞净，知礼温雅，婚后与纳兰恩爱情笃，幸福美满。然而，仅仅三年时光，卢氏便死于产后受寒，沉重的打击使纳兰性德从此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写下一首首悼亡之作，诉说着心中的无限哀凄与怅然，和绵绵不尽的相思与怀念！

这首《菩萨蛮》就为悼念妻子而作！

我不知道，若将我置身于此情此景，耳闻风雨，眼见月下早弦，感受那漫漫寒夜，体验无时无刻不有的伤心，那将是怎样的折磨！我也不知道，我将如何去承受、如何去度过这样的凄凉！

这首词里，玉琴蒙灰喻意知音不再、琴不复弹，此处引用了一个典故。春秋战国时，晋国上大夫俞伯牙有一架“文武七弦琴”。有一年，伯牙去楚国的途中，恰逢中秋之夜，忽起雅兴而弹奏，其间有一樵夫偷听后，情不自禁称赞道：“美哉洋洋乎，在高山也！”伯牙默而不答，再鼓琴，樵夫又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伯牙听后大惊，立即推琴而施礼，问得樵夫名字叫钟子期，遂引为知己，约定第二年的八月十五日再来楚国与他相聚。第二年的此日，伯牙久立约定的江边，只见一轮孤月、天际星斗、茫然万顷、滔滔水浪，独不见钟子期。莫非子期失约？伯牙狐疑地按着子期曾经说过的地址一路找去，结果被村人告知，子期已于几个月前亡故了！伯牙一听，五内崩裂，泪如

涌泉，大叫一声，傍山崖而跌倒，昏绝于地。醒后，于衣间取出解手刀，毫不犹豫割断琴弦，而后双手高高将琴举起，向石台上用力一摔，顷刻间，玉琴残碎，金徽零乱。伯牙恸哭着唱道：“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抔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另有周邦彦作《玉楼春》：“玉琴虚下伤心泪。只有文君知曲意。帘烘楼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萋萋芳草迷千里。惆怅王孙行未已。天涯回首一销魂，二十四桥歌舞地。”玉琴虚下伤心泪，也谓知音不再，琴已不弹。

纳兰性德，一代风流才子，怀念亡妻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于生活的一点一滴中追忆，再无心抚琴，只于夜夜变化的上弦月、下弦月中深深相思，感受着那一半月儿是你，一半月儿是我，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却相依相偎着同一种情感，那便是我的一半是你，你的一半是我。

你不在的时候，一生一世又是多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无休无止又有何意义？

难以忘记你我并肩伫立在窗前，共同仰望明月，你巧笑倩兮，玉齿轻启，微笑着说道：“愿夜夜化为明月光，与君缭绕纠缠，在世间的轮轮回回中，生生世世相逢！”

我孤独地怅望明月，映入眼底的永远都是点点波光；我孤独地倚靠窗前，一片又一片的秋风秋雨，将我淹没。

在这寂寥的夜晚，情难自抑，再一次想你，再一次怀念我们美好的时光。在这闪跳的灯火里，一抹又一抹蓝光映着我的忧伤，把我一次又一次从幻梦中惊醒，无论对你的想念是瞬间的混沌，还是无期的清醒，我都愿沉浸其中，沉迷往事，任这缥缈虚无的生命之弦一次次为你绷紧，宁愿有一天，弦断人亡。

匆匆的人生，不过数十载，且苦多甜少，如果没有你，一切的欢喜也不过枉然。或许，生命的无奈就是如此——不能摆脱，不能逃避，更不能重来。只在不可理喻的刚毅中，将我的欢乐、我的幸福，终结在你离去的那一刹。

我只能在思念中回忆，在月光与泪光的混合中与你重见。

仰望着明月，我仿佛看到了无数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落花，你在落花





谁念
西风
独自
凉

之中出现，眼中饱含幽怨；我仿佛看到了匆匆而逝的河流，你在河流之中出现，姿态妖娆宛如一朵水仙；而我，就是那个一直站在落花与河岸等你的人，只是，你越走越远，在我来得及读懂你的心事之前，在我来得及珍惜你的芬芳之前，你已告辞而去。

你化蝶翩翩，时光在你走后，迅速将我催老。

临风泪数行

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见残红舞。不忍覆余觞，临风泪数行。

粉香看又别，空剩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凄清照鬓丝。

《菩萨蛮》

“催花未歇花奴鼓”引用了一个典故。唐玄宗时，汝阳王李璡善羯鼓。羯鼓是一种状如漆桶，两面蒙皮，腰部较细的一种鼓。李璡不仅姿容妍美，且聪悟敏慧，小字叫“花奴”，洞晓音律的玄宗曾亲自教他习律。有一次，玄宗见宫中春景明丽，柳杏将吐，便命李璡击鼓一曲《春光好》，鼓停时，院中的杏花如相约一般，纷纷绽开，唐玄宗便笑说：“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

另外，1932年秋，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年刊《风藻》第12期作了三首七绝，第二首《夏雨》中有句：“省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

杏花，在我国传统中是十二花神之二月花，是轻愁淡喜之花，心绪缭乱之花，轻盈易谢之花，美人迟暮之花。词中的“粉香”既指代杏花，也暗喻着佳人，在整首词中起过渡与隐喻的作用，将羯鼓催花的典故与酒筵之间花开即落的悲哀，以及佳人离别在即的情景渲染与烘托得更加凄伤，又多添了独自空对月的惆怅与无法排解的幽伤。

自唐朝流传以来，催花羯鼓成为筵席之上兴酒助乐的舞蹈。纳兰听罢鼓声，多了不忍饮尽杯中残酒的多愁善感，为杏花而惜春，为佳人而伤别，临风洒泪，在萧瑟黯然中怀念当年的美好岁月。

这首《菩萨蛮》，纳兰作于随侍康熙皇帝出塞时，以怀念亡妻卢氏。虽然纳兰与卢氏的恩爱生活只有三年，又聚少离多，但从词中可见，他对妻子的感情很深，面对着离别时的明月清风、杏花绿柳，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

